

徐志摩(1897~1931)和陆小曼的一段婚姻,至今仍不时被人提起,是佳话还是不幸?说法不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徐志摩与陆小曼曾联袂创作了一部话剧作品《卞昆冈》,是二人唯一合作的一部作品,也是徐志摩唯一创作的一部话剧剧本。1928年春天,这部话剧作品由青岛“光明剧社”首次搬上青岛话剧舞台,实验演出。此后,至全国解放,这部夫妻合作的话剧作品在国内一直未有任何话剧团体排练和正式公演。

徐志摩与陆小曼剧作《卞昆冈》 在青岛的演出

【名人印记】

□曲海波

话剧《卞昆冈》充溢 唯美主义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二人生活不时出现波澜,徐志摩为了将陆小曼的注意力从纸醉金迷的生活转向文学创作,便倡议二人联手创作话剧剧本。陆小曼本来就是一个才女,据说这个剧本的故事素材是由陆小曼提供的,创作过程中,夫妻俩依偎在梳妆台旁,你一言我一语地演示、推敲,最后由徐志摩执笔完成。

1926年春,徐志摩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书店,同时创办《新月》文学月刊,徐志摩任总编辑。1928年4月,由徐志摩、陆小曼编剧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发表在《新月》第1卷第23号上。

堪称徐志摩诗歌绝唱的《再别康桥》,为众人所熟谙,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萦绕在几代人的文学思想情怀中。而身为诗人的徐志摩,在他编剧的《卞昆冈》中也充溢着“爱、美、死”的唯美主义诗意。剧中讲述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维护、雕刻石佛的艺术家卞昆冈,与老母和女儿阿明相依为命,他对已病故的妻子青娥有着刻骨铭心的爱。为了使孩子有人照顾,他又娶寡妇李七妹为妻。但卞对前妻的念念不忘使李七妹嫉妒、怨恨直到报复,她勾结情夫尤桂生毒瞎了阿明的双眼。他们的奸情被阿明发现,为灭口他们杀害了阿明,两人逃之夭夭。卞昆冈忍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而跳崖自杀。全剧在诗意的美中笼罩着一层感伤的悲剧色彩。

青岛“光明剧社”

排演该剧



解放后,话剧《卞昆冈》剧照。



徐志摩与陆小曼。

1928年5月,由杜宇(曾任《青岛民报》总编辑)、王玫(中国第一把小提琴的制作者,曾任青岛市立中学音乐教师)、王卓(王玫的哥哥,青岛市立中学美术教师)等几个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人发起成立了青岛第一个话剧表演团体“光明剧社”。

据王玫生前晚年采访录音回忆,“光明剧社”成立后,

条件极为艰苦,因没有社址用房,话剧排练等活动因陋就简在杜宇的住处或王玫的家里进行。当时,作为文学青年的杜宇、王玫等人,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进步,视野开阔,与时俱进。他们对“光明剧社”成立后实验排练演出的第一个剧目特别珍视,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择了发表在《新月》1928年4月第1卷第23号上,由徐志摩、陆小曼编剧的五幕话剧文学剧本《卞昆冈》进行排练。

确定话剧剧本后,杜宇、王玫、王卓三人进行了分工,杜宇任导演,王卓负责舞台美术布景制作,王玫用小提琴担任舞台出现场音乐伴奏。演员则汇集了岛城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人,史料显示,有马纳川、李同愈、魏常华、王宝华等人。排练场地通过熟人介绍,或是借用戏院舞台,或是借用学校教室。

戏票免费赠送

经过紧张有序的排练,1928

年5月的一天,“光明剧社”成立后的“处女作”话剧《卞昆冈》在平度路新舞台戏院上演。当时的演出是纯公益性和实验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戏票免费赠送,观众以青年学生为主。

在新舞台戏院的舞台上,随着王玫现场用小提琴拉出的一段悠扬深沉的优美背景音乐,舞台的幕徐徐拉开,引领观众走入话剧《卞昆冈》的剧情中,这也是青岛人第一次欣赏到用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进行伴奏的话剧演出。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岛城观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卞昆冈》这部由徐志摩和陆小曼一对曾经引起世人关注的浪漫情侣联袂创作的话剧作品,在1928年春天由青岛“光明剧社”首次搬上青岛话剧舞台,虽然只演出了一场,但是在青岛城市人文历史上书写了令人瞩目的一页。此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至全国解放,话剧《卞昆冈》在国内一直未有任何话剧团体排练和正式公演。

【民间记忆】

我童年的大运河

□李子

大运河申遗成功了!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曾写过三部关于大运河的小说、散文:《运河弯弯》、《运河风水》、《运河情思》。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开始文学创作。我的笔触始终没有离开大运河。我的家就住在运河边上,从小是喝运河的乳汁长大的。运河是我的母亲。她的儿子长到多大,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忘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形象始终在胸中翻滚,我不写她,又去写什么呢?

每当我拿起笔,涌现在我眼前的,还是童年的大运河。那时的运河,一年到头多是半槽水,黄黄的,缓缓地向北流。水不清亮,但很甜。我们在运河边上给牛打草、放羊,累了,渴了,就到河里去喝水。在河边趴下,咕咚咕咚喝一顿,干活儿,那水就变成汗水跑了,也不生病。

运河里不时有船只来去。南去的船,因是逆水而行,岸上都有三五个人拉纤。那些纤夫,大都光着上身,露着黑红的脊梁,只穿一件短裤,肩膀上背着纤板,弓着身子费力地走着。遇到危险地段,就四肢爬行。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很大的艰辛。汗珠子如水般地滚落下来,打湿了脚下的纤路。我常想:



世界上的活儿,都干到了,也别干拉纤这活儿。我每忆起儿时大运河的纤夫,就会想到俄国大

画家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些衣服褴褛的俄国人,拉着纤绳,在伏尔加河上艰难地走着,累得都要倒下去,叫人看了,不由生出许多怜悯之情。中国怎么就没有一位画家,也画一幅大运河的纤夫,和列宾比美称雄呢?

北去的船,因是顺水,再赶上顺风,那就惬意多了。玩船的老舵手,在船尾把着舵,让帆鼓满了风,那船顺流而下,飞一般快,转眼间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老舵手高兴了,也会来两声号子,那嗓音尖尖的,颤颤的,带着水音,非常高亢动听。

北去的船,多载瓜果梨桃;南去的船,多载布匹百货。它们到哪儿去卸货,又到哪儿装船?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不得而知。只想那绿皮红瓤的大西瓜,如掉下几个来多好,我们就飞快地跳下河去捞抢,再找个地方饱餐一顿,那多过瘾呀?可惜,这样的好事,从来就没发生过,真叫人扫兴。

沿河的村镇,名字都和运河分不开:上河崖、砖河、大板桥、小板桥、泊镇……这些地方,都有许多故事,等待作家们去写,都能写出许多小说散文来。

砖河这个地方,离我家最近。过去,是大运河很有名的水陆码头。五天一个大集,沿河的街道,一个商铺挨一个商铺,想吃什么,买什么,极其方便。那儿有管附近各村治安的机关,老百姓管它叫“局子”。就像如今的派出所。“局子”的人歪戴帽子斜背着枪,常到集上要威风。吃什么,拿什么,一个铜板儿也不花。

如今,运河河床干了,砖河就成了普普通通的农村。当年那“局子”,早已消失。

我童年时,常到砖河来赶集,到附近河堤上打草。运河河西有许多瓜园,那白沙蜜甜瓜,咬一口真是甜蜜蜜的甜。睡梦中,都想来一口。有个看瓜的小姑娘,长得非常俊美,那洁白的脸儿,那甜甜的嗓音,在运河边上是出群盖世的。我们隔河扯开嗓子,就来一口梆子腔。我们这样闹,就想引起她注意,多看我们几眼,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个瓜园,是一个老头儿看瓜。那老头儿脾气大,好骂街,我们就浮水过去,专偷他的瓜。气得那老头儿小胡子一撮一撮的,拿我们也没办法。

我童年的大运河,是很生动,很有情趣的。我们到河里洗澡,和玩船儿的、拉纤的打闹,是常有的事。

大运河申遗成功了,她为我们争了光,掌声灯影的大运河,快回来了。

草木灰和红土当染料 一针一线手工缝制

我帮八路军做军装

□周爱莲 口述 本报记者 康鹏整理

我叫周爱莲,出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金乡县化雨乡周寺村。虽然已经过去了近70年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家里人给八路军做军装的事。八路军的军装都是分到各农户家,由乡亲们一针一线地缝制成的。想给军装染色却没有染料,乡亲们就想出土办法,用草木灰和红土给军装染色。

当时大约是在1946年左右,国共两党在金乡县展开拉锯战。当时八路军没有被服厂,穿的军装都是八路军把白布分到各个村里,由村长组织村里的老百姓给染上颜色,再按照裁剪好的衣服式样给缝制出来的。当时八路军里的不同队伍为了有所区别,穿的军装颜色也不太一样,活跃在我们村庄的八路军穿的军装,有的是灰色的,还有的是土褐色的,而当地的染坊里没有灰色和土褐色的染料,为了给军装染上颜色,乡亲们就想出了土办法。给白布染色时,村民们把

一匹匹的白布摊开,铺在打麦场的土地上。如果想染灰布,使用的染料是草木灰。大家把草木灰均匀地撒在白布上,然后在白布上泼上水,用脚踏,接着用给粮食脱粒的石碾在上面来回碾轧。记得当时我已十多岁了,也和小朋友们一起跟着大人们去打麦场上看热闹,我们赤着脚在白布上来回跑,用脚踏撒在上面的草木灰。经过这样碾轧踩踏之后,白布上就染上了灰色。

要在白布上染上土褐色的颜色,就有些麻烦了。离我们村七八十里路有个羊山,后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曾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羊山战役。羊山上有大量的红土,村里就组织人去羊山上挖出红土,用独轮车运回来,把白布摊开铺在打麦场上,在上面撒上红土,然后泼上水用石碾在上面来回碾轧。红土沾上水后变成了红色的泥浆,再经过一遍遍碾轧后,红泥浆就渗透到

了白布里。

然后,把沾满草木灰或红泥土的白布放到水塘里一遍遍地涮洗,涮洗掉上面的草木灰或红泥汤,洗干净后再铺开晒干,原先白色的布料,如今就变成了灰不溜秋的颜色或者土褐色。缝制衣服所用的线,也都是把白线泡到草木灰汤或红泥汤里染成的。这样染出来的布,颜色很不均匀,经常是上面深一块浅一块的,而且每次洗衣服时都会掉色,可毕竟上面有了些颜色,看起来不像白布那么刺眼。

接着,村长就找来会裁剪服装的村民裁剪军装,当时会做针线活的基本上都是大姑娘小媳妇,让她们按照军装的样式,统一裁剪出裤子、上衣的样式,然后让各户分头缝制。当时做军装,各个村上的分工不同,经常是这个村上分的是做裤子,那个村上分的是做鞋子,另外一个村上分的是做上衣。

当时没有缝纫机,做衣服全部是手工缝制。我们家有我母亲,我嫂子,我大姐三个人会做针线活,每人都接到了缝制7条裤子的任务。一个春天,村里就派下来了三次做裤子的活儿,全家人共缝制了63条裤子。

因为当时都是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制,所以做衣服的速度都比较慢,一个人要用一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出来一条裤子。我当时已十多岁了,也帮着母亲和嫂子、大姐三个人一起做裤子,我还帮着家里人做过上衣,当时庄稼人穿的衣服和八路军的衣服上很少有现在我们看到的纽扣,扣子都是用细细的布条挽成疙瘩,打成疙瘩状的布扣,然后缝在衣服上。现在想来,当时做件衣服确实很不容易,要自己织布、染色、裁剪布样、一针一线地缝。给八路军做军装,尤其是给军装染色条件相当差,而八路军的军装都是老百姓这样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的。